



儒林全傳卷之五

高柴

高柴字子羔齊人敬仲侯十代孫長不盈五尺少孔子三十歲爲人篤學有法自見孔子未嘗越禮足不履影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爲成宰成人有其兄死不爲衰者聞子羔將至遂爲衰成人曰蚕則績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綏兄則死而子羔爲之衰子蒲卒哭者呼滅子羔曰若是野哉哭者改之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詳以告曰請庚之子羔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棄

予以吾爲邑長於斯也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哀公問
曰子之食奚當對曰文公之下執事也成廟則釁之
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
祝之宰夫北面于碑東南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
屋南面割羊血流於前廼降門夾室皆用鷄先門而
後夾室其餌皆於屋下割鷄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
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
乃皆退反命于君曰釁其廟事畢反命於寢君南鄉
於門內朝服既反命乃退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釁
屋者交神明之道也爲衛士師別人之足俄而衛有
蒯賸之亂子羔逃之走郭門別者守門焉謂子羔曰
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踰又曰彼有竇子羔曰君子
不隧又曰於此有室子羔乃入焉既而追者罷子羔
將去謂別者曰吾不能虧主之法而別子之足今吾
在難正子報怨之時而逃我者三何哉別者曰斷足
固我之罪無可柰何曩者君治臣以法令先人後臣
欲臣之免也臣知之獄決罪定臨當論刑君愀然不
悅見於顏色臣又知之君豈私臣哉天生君子其道
固然此臣之所以脫君也孔子聞之曰善哉爲吏其
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公以行之

其子羔乎唐追封共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共城侯宋高宗曰宗廟之間一出乎正克篤于孝非愚乃令

琴牢

琴牢衛人字子開一字子張衛公孟縶靈公兄也鄙司寇齊豹奪其官與邑公孟又惡北宮喜褚師圍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圍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薦宗魯於公孟爲驂乘及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譽我故公孟不吾遠也今聞難而逃吾所不忍且使子之言不

信於公孟也子其行子之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公孟有事於郭門之外齊豹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縶之賊汝何吊焉君子不食姦不受亂不爲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琴張與子桑戶孟之反三人相謂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爲於無相爲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爲友唐追封南陵伯宋大中祥符進封頓丘侯政和改封陽平侯宋

高宗曰宗魯惟友弔必以義尚師嘉言祀亦罔替

澹臺滅明

澹臺滅明字子羽魯武城人少孔子三十九歲有君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事孔子受業脩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弟子從者三百人設取予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子貢曰貴之不喜賤之不怒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今吳地東南澹臺卽其南游遺跡云唐開元贈江伯宋大中祥符加金鄉侯宋高宗曰南止江沲學者雲從

孔鯉

孔鯉字伯魚孔子子也孔子十九歲娶於宋之开官氏生伯魚魯昭公以鯉魚賜孔子榮君之貺故因名云鯉聞詩聞禮見論語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孔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矣伯魚聞之遂除之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

顏無繇

顏無繇字路回之父也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於闕里而受學焉迨回事夫子各異時也

曾點

曾點字皙參之父蓋狂者也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大夫吊曾點倚其門而歌言志載論語餘見曾參傳

公西赤

公西赤字子華魯人少孔子四十二歲子貢曰齊莊而能肅志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篤雅有節是公西赤之行也孔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至觀其養親則若與朋友處然恩勝禮也唐追封郟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鉅野侯宋高宗曰荅問允嚴理皆先經

公冶長

公冶長字子長魯人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綬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唐開元追封莒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高密侯宋高宗曰子長宏度高出倫輩雖在縲綬知非其罪純德備行夫子所采以子妻

之尤知英槩

按焦氏筆乘曰楊用脩云世傳公冶長通鳥語未見所出然宋之問詩不如黃

雀語能免治長災樂天禽蟲詩序予非治長不能通其意則似實有之矣按治長辨鳥雀語云喞喞噴噴白蓮水邊有車覆粟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相呼共喙人驗之果然此具論語疏豈用脩未之見耶左傳介葛盧辨牛鳴史記秦仲知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百鳥音世間自有此等奇未可臆斷其無也

樊須

樊須

樊須字子遲齊人樊皮之後少孔子三十六歲少仕於季氏齊伐魯及清武叔菟乘冉求帥左師樊遲爲右事見冉有傳唐追封郃伯宋大中祥符加封益都侯宋高宗曰養才以道聖人兼濟始謂非仁問辨良善

司馬耕

司馬耕字子牛宋人桓魋之弟也魋作亂入於曹以叛宋宋景公使左師向巢伐之巢不能克魋奔衛巢奔魯司馬牛致其邑與珪焉而適齊魋出於衛地求夏后氏之璜與他玉而奔齊陳子使爲次卿司馬牛又致其邑而適吳吳人惡之而反卒於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丘輿唐贈向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楚丘侯政和改封睢陽侯宋高宗曰在污能潔危而有慮

商瞿

商瞿字子木魯人少孔子二十九歲特好易孔子傳之志焉先是瞿年長無子其母爲取室孔子使之齊瞿母請之孔子曰無憂瞿年四十後當有五丈夫子已而果然唐追封蒙伯宋大中祥符加封須昌侯宋高宗曰洗心傳世知幾其神

漆雕開

漆雕開字子若一字子開蔡人習尚書不樂仕孔子使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唐追封滕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平興侯宋高宗曰謙以有立多士莫及

申棖

申棖字子續孔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唐贈魯伯宋大中祥符加封文登侯宋高宗曰逸駕文囿

鼓柅儒流冠佩既燕言動允休

按論語申棖鄭玄云即申續史記申棠字

子周家語申續字子周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續為績傳寫之譌也後漢王政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棖申棠一人爾

陳亢

陳亢字子亢一字子禽陳人子亢嘗問孔子必聞是邦之政于子貢及聞伯魚禮詩之學語見魯論唐追封穎伯宋大中祥符加封南穎侯

公羊高

公羊子名高齊人作春秋傳或曰公穀皆子夏門人朱子曰公穀想得皆齊魯間儒者故其所著書有傳授又曰二人不曾見國史故考事疎而義理却精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加封臨淄伯

穀梁淑

穀梁淑一名赤字元始魯人作春秋傳與左氏公羊

并行於世或曰穀梁得春秋之旨而失之短或曰春秋聖人之作其辭危其旨遠其義微得其旨於一字一句之間亦難乎其爲功矣唐貞觀詔從祀宋大中祥符追封襲丘伯政和改睢陽伯今祀稱先儒穀梁子云

儒林全傳卷之五 終

儒林全傳卷之六

樂克

樂克字正子嘗仕於魯平公言孟子後喪踰前喪克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魯欲使爲政孟子聞之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荅浩生不害之問曰善人也信人也

公孫丑

公孫丑齊人嘗慕管晏之功以期孟子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因論不動心於孟子孟子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萬章

萬章嘗與孟子辨論堯舜禹禪繼伊尹孔子百里奚出處與夫交際之禮不見諸侯之義皆得聞其說

浩生不害

浩生不害齊人嘗問樂正子於孟子得聞善信美大聖神之說

孟仲子 孟季子

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齊宣召見孟子孟子辭疾出吊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仲子使數人要孟子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季子其弟也未達義內之

言問於公都子公都子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

陳臻

陳臻齊人問孟子辭餽受餽事

屋廬子

屋廬子名連嘗著書言彭聃之法後學於孟子與任人辨禮與食色之輕重及論季子儲子之交際云

陳代

陳代嘗疑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以不可枉道之義告之

公都子

公都子嘗問孟子好辨及論性

充虞

充虞當孟子喪母時虞敦匠事他日請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孟子去齊虞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也

咸丘蒙

咸丘蒙齊之隱士學於孟子嘗問曰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誠然乎哉孟子曰舜既為天子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桃應

桃應嘗問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如之何曰舜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忻然樂而忘天下

按薛氏曰余過鄒謁孟子廟見西向配饗者唯樂正子一人以其善信足稱也自餘皆無甚聞不能擬孔門之四科然當戰國時勢利熏灼而以孟子為依歸甘心寂寞不馳騫於縱橫以為朝秦暮燕之游可謂不為習俗所溺矣唯高子則去而學他術殆固而鄙者也

告子附

告子名不害不知何許人天分高明思與孟子爭衡
杞柳四章直是一意未嘗變說蓋告子學有定見惟
在順我無善無不善之性朱子嘗言人不惟不知孟
子高處抑不知告子高處陸象山謂告子不得于言
勿求于心是外面硬把定的要之亦是孔門別派將
來也會成只是終不是自然大率告子認氣作性而
不察氣之最靈處知能本無不良乃人之所以異于
禽獸者只在幾希之間後世荀楊王韓皆襲告子之
見稍與孟子相反宋儒亦分氣質之性義理之性使
人不信其心而先窮物理于外是果得性善幾希之
旨否乎當時告子雖不在孟子之門實高于孟子之
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咸不能及愚惜之故爲立其
傳

儒林全傳卷之七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讚曰可父參閱

宛陵黃一騰仲昇父

校正

華容孫穀子嗇父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董仲舒

仲舒廣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
弟子傳習以久次相授受新學者但就其舊弟子受
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聞大道之要至論之

極學士皆師尊之武帝卽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哀然爲舉首制下疏策以對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性情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天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欲盡扶持而安全之事在強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懈書曰茂哉茂哉皆強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廼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藏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燦然復興詩人美

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已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諄謬失其統也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致者此受命之符也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舟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

鳥師古曰今文尚書秦誓之辭謂伐紂之時有此瑞也此皆受命之符也周公

曰復哉復哉師古曰周公視火鳥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此天報以此瑞也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隣皆積善纍纍之效也及至

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群生諸侯畔殘賊良民

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

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下不和則陰陽繆盪而妖

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

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夭或壽或仁或鄙陶

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

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

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

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甄之所為猶金之在鎔

唯冶之所鑄綏之斯來動之斯和此之謂也臣謹案

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師古曰謂正月也正次王

次王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為也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養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為名

蘇林曰卒以陽名歲尚德不尚

名刑也師古曰謂年首稱春也即上所云王次春者是也

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

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為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為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案春秋謂一元

之意

師古曰釋公始即位何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

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為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

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壹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群生和而萬民殖五穀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俸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

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誼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義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顛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有以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嚚頑抵冒殊扞熟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牆矣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

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
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
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
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
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
政而願治七十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
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
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五者修飾故受天之祐
而享鬼神之靈德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天子覽其
對而異焉乃復冊之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
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
禹稷尙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
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
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
七十載迺遜于位以禪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
而歸舜舜知不可避乃卽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
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
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

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閔天大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卽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無異於達巷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爵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耻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囹圄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誣之流非獨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

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狠爲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今陛下并有天下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殆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他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素不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大學大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

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大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師帥所使承流而宣化者故師帥不賢則主德不宣恩澤不流今吏旣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至於此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彙久也故小材雖彙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

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索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母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耻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天子復冊之對曰臣聞天者群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溥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道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

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
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
修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
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
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
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制度不
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
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
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群生
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
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
相愛此入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
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圈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
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
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
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
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此之
謂也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
之道虚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
不以晻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堯發於諸侯舜興乎深

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積善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見也非明乎性情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影響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慢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眊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救溢扶衰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

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揀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救弊之政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

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姦邪民亡賊盜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游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鑿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歟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述之古返之於天儻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其翼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

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日削月朘浸以大窮富者奢侈羨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大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

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頌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效之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之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嘗恐乏匱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之位而

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無可爲者矣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對旣畢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事易王易王帝兄素驕好勇仲舒以禮誼匡正王敬重焉仲舒治國以春秋災異之變推陰陽所以錯行故求雨閉諸陽縱諸陰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國未嘗不得所欲中廢爲中大夫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草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書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舉與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察然皆見無所疑矣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徵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

三年五月桓公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
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
兩觀桓釐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
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
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
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迺災之者殆亦其時
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
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
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及貴而
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迺可云爾在外而
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
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災燔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臯
在外者天災外臯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
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仲舒爲人廉直是時方外攘
四夷公孫弘治春秋不如舒而弘希世用事位至公
卿舒以弘爲從諛弘嫉之膠西王亦上兄也尤縱恣
數害吏二千石弘乃言於上曰獨董仲舒可使相膠
西王膠西王聞仲舒大儒善待之仲舒恐久獲罪病
免凡相兩國輒事驕王正身以率下數上疏諫爭教
令國中所居而治及去位歸居終不問家產業以修

學著書爲事元光元年二月京師雨雹鮑敞是問仲舒揭陰陽消息以對敞遷延負墻俛揖而退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降儒矣仲舒冊上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年老以壽終於家家徙茂陵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仲舒所著皆明經術之意及上疏條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說春秋事得失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屬復數十篇十餘萬言皆傳於後世云

楊雄

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爲人簡易佚蕩口吃不能劇談默而好深湛之思清靜亡爲少嗜慾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不修廉隅以微名當世家產不過十金乏無儋石之儲宴如也自有大度非聖哲之書不好也非其意雖富貴不事也顧嘗好辭賦先是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爲式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以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時則龍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迺作書往往摭離騷文而反之自嶧山投諸江流

以弔屈原名曰反離騷又旁離騷作重一篇名曰廣騷又旁惜誦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畔牢愁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甘泉本因秦離宮既泰奢而武帝復增通天高光迎風宮外近則洪厓旁皇儲胥弩陸遠則石闕封巒枝鵲露寒棠梨師得遊觀屈琦瑰偉非木摩而不雕墻塗而不畫周宣所考盤庚所遷夏卑宮室唐虞採掾三等之制也且其爲已久矣非成帝所造欲諫則非時欲默則不能已故遂推而降之迺

上比於帝室紫宮若曰此非人力之所爲黨鬼神可也又是時趙昭儀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從在屬車間豹尾中故雄聊盛言車騎之衆參麗之駕非所以感動天地逆釐三神又言屏玉女卻處妃以微戒齊肅之事賦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遊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迹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爲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還上河東賦以勸其十二月羽獵雄從以爲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

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鵲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爲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爲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瀕渭而東周衰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營建章鳳闕神明駁娑漸臺泰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

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侍禁禦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呂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毆漢中張羅網且罾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罔爲周法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歛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離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時雄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

也或嘲雄以玄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也必推類而言極靡麗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乃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諷帝反縹縹有凌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於是輟而不復爲而大單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旁則三摹九居極之七百二十九贊亦自然之道也故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也其用自天元推一晝一夜陰陽數度律歷之紀九九大運與天終始故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三百四十三表七百二十九贊分爲三卷曰一二三與泰初歷相應亦有顛頊之歷焉揅之以三策闢之以休咎緝之以象類播之以人事文之以五行擬之以道德仁義禮智無主無名要合五經苟非其事文不虛生爲其泰漫漶而不可知故有首衢錯測攤瑩數文梘圖告十一篇皆以解剝玄體離散其文章句尚不存焉客有難玄太深雄解之號曰解難雄見諸子各以其知舛馳大氏詆訾聖人卽爲怪迂析辨詭辭以撓世事雖小

辯終破大道而惑衆使溺於所聞而不自知其非也
及太史公記六國歷楚漢訖麟止不與聖人同是非
頗謬於經故人時有問雄者常用法應之誤以爲十
三卷象論語號曰法言贊曰雄之自序云初雄年四
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竒其
文雅召以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
郎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哀帝之初又與董賢同
官當成哀平間莽賢皆爲三公權傾人主所薦莫不
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談說之士用符命
稱功德獲封爵者甚衆雄不侯以耆老久次轉爲大
夫恬於勢利實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
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
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善於虞箴作州
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辭莫麗於相如作四賦
皆斟酌其本相與放依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
外於時皆忽之唯劉歆及范滂敬焉而桓譚以爲絕
倫鉅鹿侯芭常從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劉歆亦嘗
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利祿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
十一天鳳五年卒侯芭爲起墳喪之時大司空王邑

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常稱揚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楊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樂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知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雄沒其法言大行而玄終不顯然篇籍具存

丁寬

寬字子襄梁人也初梁項生從田何受易時寬爲項生從者讀易精敏材過項生遂事何學成何謝寬寬東歸何謂門人曰易以東矣寬至額陽復從周王孫受古義號周氏傳景帝時寬爲梁孝王將軍距吳楚號丁將軍作易說三萬言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繇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學

京房

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爲郎未

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公卿朝臣與房會議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晚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議論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此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

儒林全傳 卷之七

三二

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今陛下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隕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爲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迺曰今爲亂者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爲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爲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本性李推律自定爲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孔安國

安國魯人也孔子別支十二世孫與孔子嫡孫延年爲武帝博士者同時孔氏舊有古文尚書論語家語

孝經始皇李斯議焚書孔子嫡孫孔鮒與弟騰子襄
 畏秦法峻急故藏於祖堂壁中魯共王好治宮室壞
 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尚書等書
 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安國承詔為五十九篇
 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群言以立訓
 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得逸書
 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遭巫蠱未立於學官安
 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服虔曰朝名都尉姓而司馬遷亦從安
 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
 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常少子以明
 穀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號徐敖敖
 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
 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
 惲等皆貴顯

伏生

生名勝濟南人也故為秦博士孝文時求能治尚書
 者天下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
 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秦時焚書
 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
 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秦本之月奉學皆自

此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張生為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弗能明定是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

尚書云師古曰嘉有賈誼之孫也

夏侯勝

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災異後事簡卿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熟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光祿大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位數出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後王果廢時霍光以為群臣奏事東宮太后省政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宣帝初即位因議武帝廟樂不協上意迺下之獄時丞相長史黃霸坐阿縱勝不舉劾亦繫獄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因關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誤相字於前上亦以

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申公

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宮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

學元王薨郢嗣立為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及戊立為王胥靡申公申公愧之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復謝賓客獨王命召之乃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為訓以教無傳疑疑者則闕弗傳蘭陵王臧既從受詩已通事景帝為太子少傅免去武帝初即位臧乃上書宿衛累遷一歲至郎中令及代趙綰亦嘗受詩申公為御史大夫綰臧請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上使使東帛加璧安車以蒲裹輪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軺傳從至見上上問治亂之

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是時上方好文辭見申公對默然然已招致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太皇竇太后喜老子言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以讓上曰此欲復為新垣平也申公病免歸數年卒弟子為博士千餘人以詩春秋授瑕丘江公及魯許生免中徐公免中也皆守學教授章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晉灼曰大江公即瑕丘江公也以異下及許生又治禮至丞相傳子玄成博士江公故稱大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由是魯詩有韋氏學

轅固

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日湯武非受命乃弑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為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為何黃生日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貫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雖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不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南面非弑而何固曰必若云是高皇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

未爲不知味也言學者毋言湯武受命不爲愚遂罷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圈擊彘上知太后怒而固直言無辜乃假固利兵下圈刺彘正中其心彘應手而倒太后默然亡以復罪後上以固廉直拜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卽位復以賢良徵諸儒多嫉毀曰固老罷歸之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止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

韓嬰

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徵唯韓氏自傳之後其孫商爲博士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授易卽先太傅所傳也嘗授韓詩不如韓氏易深太傅故專傳之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說易而好之卽更從受焉

毛公

毛公趙人也治詩為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卿
長卿授解延年延年為阿武令授徐敖教授九江陳
俠由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后蒼

蒼字近君東海郟人也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
亦通詩禮為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奉為
諫大夫望之前將軍衡丞相衡授瑯琊師丹伏理游
君穎川滿昌君都君都為詹事理高密太傅家世傳
業丹大司空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

胡母生

母生字子都齊人也治公羊春秋為景帝博士與董
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
春秋者宗事之公孫弘亦頗受焉

嚴彭祖

彭祖字公子東海下邳人也與顏安樂俱事眭孟
弟子百餘人唯彭祖安樂為明質問疑誼各持所

孟曰春秋之意在二子矣孟死彭祖安樂各顯門教
授由是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彭祖為宣帝博士至
河南東郡太守以高第入為左馮翊遷太子太傅廉

直不事權貴或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
曲意亡貴人左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
勉強彭祖曰凡通經術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
從俗苟求富貴乎彭祖竟以太傅官

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對曰
偶然耳左右皆笑其質訥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
顧命書諸策令人授皇太子及諸王小侯五十餘人
二十七年拜騎都尉三十年以老乞骸骨詔賜洛陽
第舍以千石祿終其身中元二年卒子軼字君文傳
昆業門徒亦盛建初中遷宗正卒官遂世掌宗正焉

注丹

丹字子玉南陽育陽人也世傳孟氏易王莽時常避
世教授專志不仕徒衆數百人建武初爲博士稍遷
十一年爲大鴻臚作易通論七篇世號注君通丹學

義研深易家宗之稱爲大儒年七十卒于官時中山
鮭陽鴻字孟孫姓鮭陽名鴻字亦以孟氏易教授有名

任安

安字定祖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受孟氏易兼通
數經又從同郡楊厚學圖讖究極其術時人稱曰欲
知仲桓問任安又曰居今行古任定祖學終還家教
授諸生自遠而至初仕州郡後太尉再辟除博士公
車徵皆稱疾不就年七十九建安七年卒于家

張興

興字君上潁川鄆陵人也習梁丘易以教授建武中
舉孝廉爲郎謝病去復歸聚徒後辟司徒馮勤府勤
舉爲孝廉稍遷博士永平初遷侍中祭酒十年拜太
子少傅顯宗數訪問經術旣而聲稱著聞弟子自遠
至者著錄且萬人爲梁丘家宗十四年卒於官子魴
傳興業位至張掖屬國都尉

孫期

期字仲或濟陰成武人也少爲諸生習京氏易古文
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
從其學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
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

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於家

宋登

登字叔陽京兆長安人也父由爲太尉登少傳歐陽尚書教授數千人爲汝陰令政爲明能號稱神父遷趙相入爲尚書僕射順帝以登明識禮樂使持節臨大學奏定典律轉拜侍中數上封事抑退權臣由是出爲潁川太守市無二價道不拾遺病免卒于家汝陰人配社祠之

張馴

馴字子儁濟陰定陶人也少遊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以大夏侯尚書教授辟公府舉高第拜議郎與蔡邕共奏定六經文字擢拜侍中典領祕書近署甚見納異多因便宜陳政得失朝廷嘉之遷丹陽太守化有惠政光和七年徵拜尚書大司農初平中卒於官

尹敏

敏字幼季南陽堵陽人也少爲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後受古文兼善毛詩穀梁左氏春秋建武二年上疏陳洪範消災之術時世祖方草創天下未遑其事命敏待詔公車拜郎中辟大司空府帝以敏博通經記

令校圖讖敏對曰讖書非聖人所作其中多近鄙別字頗類世俗之辭恐疑誤後生帝不納竟以此沈滯與班彪親善每相遇輒日盱忘食夜分不寢自以為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永平五年詔書捕男子周慮慮善於敏敏坐繫免官及出歎曰瘖聾之徒真世之有道者也何為察察而遇斯患乎十一年除郎中遷諫議大夫卒於家

周防

防字偉公汝南汝陽人也父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防年十六仕郡小吏世祖巡狩汝南召掾史試經防尤能誦讀拜為守丞防以未冠謁去禮二十而冠防自以年未成人故請去謁請也師事徐州刺史蓋豫受古文尚書經明舉孝廉拜郎中撰尚書雜記三十二篇四十萬言太尉張禹薦補博士稍遷陳畱太守坐法免年七十八卒於家

孔僖

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毛詩僖與崔篆孫駟相友善同遊太學習春秋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

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僖因自陳謝帝曰今日之
會寧於卿宗有光榮乎對曰臣聞明王聖主莫不尊
師貴道今陛下親屈萬乘辱臨敝里此乃崇禮先師
增輝聖德至於光榮非所敢承帝大笑曰非聖者子
孫焉有斯言乎遂拜僖郎中賜褒成侯捐及孔氏男
女錢帛詔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臨晉令崔
駟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
易林也謂爲不吉止僖曰子盍辭
乎僖曰學不爲人仕不擇官吉凶由已而由卜乎在
縣三年卒官遺令卽葬二子長彥季彥並十餘歲蒲
坂令許君然勸令反魯對曰令載柩而歸則違父令
舍墓而去心所不忍遂留華陰長彥好章句學季彥
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

儒林全傳卷之八

儒林全傳卷之九

高詡

詡字季回平原般人也曾祖父嘉以魯詩授元帝仕
 至上谷太守父容少傳嘉學哀平間為光祿大夫詡
 以父仕為郎中世傳魯詩以信行清操知名王莽篡
 位父子稱盲逃不仕莽世光武即位大司空宋弘薦
 詡徵為郎除符離長符離縣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東也去官後徵為
 博士建武十一年拜大司農在朝以方正稱十三年
 卒官賜錢及冢田

包咸

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
 博士右師綢君姓右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
 於東海界為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
 誦經自若賊異而遣之因住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
 卽位乃歸鄉里太守黃讜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
 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讜遂遣子師之舉孝廉
 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
 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鴻臚每進見
 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遣小黃
 門就舍卽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賞
 賜珍玩束帛俸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
 病篤帝親輦駕臨視八年年七十一卒於官子福拜
 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魏應

應字君伯任城人也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
 魯詩閉門誦習不交僚黨京師稱之後歸為郡吏舉
 明經除濟陰王文學以疾免官教授山澤中徒眾常
 數百人永平初為博士再遷侍中十三年遷大鴻臚
 十八年拜光祿大夫建初四年拜五官中郎將詔入
 授千乘王伉應經明行修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

人肅宗甚重之時會京師諸儒於白虎觀講論五經同異使應專掌難問侍中淳于恭奏之帝親臨稱制如石渠故事明年出爲上黨太守徵拜騎都尉卒於官

伏恭

恭字叔齊瑯琊東武人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字稚文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位至光祿勳無子以恭爲後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以任爲郎建武四年除劇令以惠政公廉聞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士遷常山太守敦修學校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永平二年代梁松爲太僕四年帝臨幸辟雍於行禮中拜恭爲司空儒者以爲榮初父黯章句繁多恭乃省減浮辭定爲二十萬言在位九年以病乞骸骨罷詔賜千石俸以終其身建初二年冬肅宗行饗禮以恭爲三老年九十元和元年卒賜葬顯節陵下

任末

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

備林全傳 卷之九
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
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上而已造從之

景鸞

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
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
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
曰禮畧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典道一篇及作
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
之術州郡辟命不就

杜撫

撫字叔和犍爲武陽人也少有高才受業於薛漢定
韓詩章句後歸鄉里教授沈靜樂道舉動必以禮弟
子千餘人後爲驃騎將軍東平王蒼所辟及蒼就國
掾史悉補王官屬未滿歲皆自劾歸時撫爲大夫不
忍去蒼聞賜車馬財物遣之辟太尉府建初中爲公
車令數月卒官其所作詩題約義通學者傳之曰杜
君法云

召馴

馴字伯春九江壽春人也曾祖信臣元帝時爲少府
父建武中爲卷令倣儻不拘小節馴少習韓詩博通

書傳以志義聞鄉里號曰德行恂恂召伯春累仕州郡辟司徒府建初元年稍遷騎都尉侍講肅宗拜左中郎將入授諸王帝嘉其義學恩寵其宗出拜陳留太守賜刀劍錢物元和二年入爲河南尹章和二年代任隗爲光祿勳卒於官賜冢坐陪園陵

楊仁

仁字文義巴郡閬中人也建武中詣師學習韓詩數年歸靜居教授仕郡爲功曹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仁自以年未五十不應舊科上府讓選顯宗特詔補北宮衛士令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寬和任賢抑黜驕戚爲先又上便宜十二事皆當世急務帝嘉之賜以縑錢及帝崩時諸馬貴盛各爭欲入宮仁被甲持戟嚴勒門衛莫敢輕進者肅宗旣立諸馬共譖仁刻峻帝知其忠愈善之拜什邡令寬惠爲政勸課掾史弟子悉令就學其有通明經術者顯之右署右署上司或貢之朝由是義學大興墾田千餘頃桓虞府掾有宋章者貪奢不法仁終不與交言同席時人畏其節後爲閬中令卒於官

趙曄

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爲縣吏奉檄迎督郵

傳本全傳 卷之九 五
曄恥於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爲資中詣杜撫受韓
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爲發喪制服曄
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於家曄著吳
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歎息以
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

衛宏

宏字敬仲東海人也少與河南鄭興俱好古學初九
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
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後從大司空杜林
更受古文尚書作訓旨時濟南徐巡師事宏後從林
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宏作漢舊儀四篇以
載西京雜事又著賦頌誄七首皆傳於世中興後鄭
衆賈逵傳毛詩後馬融作毛詩傳鄭玄作毛詩箋

丁恭

恭字子然山陽東緡人也習公羊嚴氏春秋恭學義
精明教授常數百人州郡請召不應建武初爲諫議
大夫博士封關內侯十一年遷少府諸生自遠方至
者著錄數千人當世稱爲大儒太常樓望侍中承官
長水校尉樊儵等皆受業於恭二十年拜侍中祭酒
騎都尉與侍中劉昆俱在光武左右每事諮訪焉卒

傳本全傳 卷之九
於官

周澤

澤字穉都北海安丘人也少習公羊嚴氏春秋隱居
教授門徒常數百人建武末辟大司馬府署議曹祭
酒數月徵試博士中元元年遷黽池令奉公尅已矜
恤孤羸吏人歸愛之永平五年遷右中郎將十年拜
太常澤果敢言直數有據爭後北地太守廖信坐貪
穢下獄沒入財產顯宗以信贓物班諸廉吏唯澤及
光祿勳孫堪大司農常冲特蒙賜焉是時京師翕然
在位者咸自勉勵堪字子穉河南緱氏人也明經學

有志操清白貞廉果於從政數有直言多見納用行
類於澤故京師號曰二穉十二年以澤行司徒事如
真澤性簡忽威儀頗失宰相之望數月復為太常清
潔循行盡敬宗廟常卧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闕問
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當世
疑其詭激時人為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
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
醉如泥十八年拜
侍中騎都尉後數為三老五更建初中致仕卒於家

程曾

曾字秀升豫章南昌人也受業長安習嚴氏春秋積

傳本全傳 卷之九

傳之全傳 卷之九
十餘年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建初三年舉孝廉遷海西令卒於官

張玄

玄字君夏河內河陽人也少習嚴氏春秋兼通數家法建武初舉明經補弘農文學遷陳倉縣丞清淨無欲專心經書方其講問乃不食終日及有難者輒爲張數家之說令擇從所安諸儒皆服其名通著錄千餘人玄初爲縣丞嘗以職事對府不知官曹處吏白門下責之時右扶風琅瑯徐業亦大儒也聞玄諸生試引見之與語大驚曰今日相遭真解蒙矣遂請上堂難問極日後玄去官舉孝廉除爲郎會顏氏博士缺玄試策第一拜爲博士居數月諸生上言玄兼說嚴氏宣氏不宜專爲顏氏博士光武且令還署未及遷而卒

李育

育字元春扶風漆人也

漆縣今幽州辛平縣

少習公羊春秋沉

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深爲同郡班固所重固奏記薦育於驃騎將軍東平王蒼由是京師貴戚爭往交之州郡請召育到輒辭病去常避地教授門徒

數百頗涉獵古學嘗讀左氏傳雖樂文采然謂不得
聖人深意以爲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
引圖讖不據理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
元年衛尉馬廖舉育方正爲議郎後拜博士四年詔
與諸儒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
皆有理證最爲通儒

何休

休字邵公任城樊人也父豹少府休爲人質朴訥口
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以列卿子詔拜
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進退必以禮太

傳陳蕃辟之與叅政事蕃敗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
羊解詁覃思不闕門十有七年又注訓孝經論語風
角七分皆經緯典謨不與守文同說又以春秋駁漢
事六百餘條妙得公羊本意休善歷筭與其師博士
羊弼追述李育意以難二傳作公羊墨守言公羊之義不可攻

如墨翟之守城也

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黨禁解又辟司徒群

公表休道術深明宜侍帷幄倖臣不悅之乃拜議郎
屢陳忠言再遷諫議大夫年五十四歲光和五年卒

服虔

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祗後改爲虔河南滎陽人也

傳本全傳 卷之九
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拜九江太守免所著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凡十餘篇

謝該

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也善明春秋左氏爲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爲通解之名爲謝氏釋行於世仕爲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荊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

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尼運三年乃雍今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羣凶破殄始有橐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儔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

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
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
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
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
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
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
終

許慎

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篤少博學經籍時人
為之語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為郡功曹舉孝廉再遷
除渡長卒於家初慎以五經傳說臧否不同於是撰
為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皆傳於世

儒林全傳卷之九

儒林全傳卷之十

馬融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爲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摯恂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恂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爲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颺起邊方擾亂米穀踴貴自關以西道殫相望融旣饑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所以然者生貴於

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差滅無貴之軀殆非老莊所謂也故往應騫召四年拜爲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祕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騫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爲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猾賊從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爲文武之道聖賢不墜五才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郎署復在講部出爲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卽位融移病去爲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爲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

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
爲衆所蚩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
言攻於西而羗出於東且其將士必有高克潰叛之
變朝廷不能用又陳星孛參畢參西方之宿畢爲邊
兵至於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備二
方尋而隴西羗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相
帝時爲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
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殊得
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
洽爲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涿郡盧植北海鄭
玄皆其徒也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常坐高堂施
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
其室者嘗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
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旣精旣博吾何加焉但
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
老子淮南子離騷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
歌對策遺令凡二十一篇初融懲於鄧氏不敢復違
忤執家遂爲梁冀草奏李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年
八十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葬族孫日磾獻帝
時位至太傅

蔡邕

邕字伯喈陳留圉人也六世祖勲好黃老平帝時爲
郿令王莽初授以厭戎連率勲對印綬仰天歎曰吾
策名漢室死歸其正昔曾子不受季孫之賜况可事
二姓哉遂攜將家屬逃入深山與鮑宣卓茂等同不
仕新室父稜亦有清白行謚曰貞定公邕性篤孝母
常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襟帶不寢寐
者旬母卒廬于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擾其室傍
又水生連理遠近奇之多往觀焉與叔父從弟同居
三世不分財鄉黨高其義少博學師事太傅胡廣好
辭章數術天文妙操音律桓帝時中常侍徐璜左悺
等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遂白天子勅陳留太守督
促發遣邕不得已行到偃師稱疾而歸閑居翫古不
交當世感東方朔客難及楊雄班固崔駰之徒設疑
以自通乃斟酌羣言韙其是而矯其非作釋誨以戒
厲建寧三年辟司徒橋玄府玄甚敬待之出補河平
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議郎邕以經籍去聖久遠
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
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
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颺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

帝許之邕乃自書冊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欠缺不補邕上疏曰伏見幽冀舊壤鎧馬所出比年兵饑漸至空耗今者百姓虛縣萬里蕭條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定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畱閔邪昔韓安國起自徒中朱買臣出於幽賤並以才宜還守本邦又張敞亡命擢授椽州豈復顧循三互繼以末制乎三公明知二州之要所宜速定當越禁取能以救時敝而不顧爭臣之義苟避輕微之科選用稽滯以失其人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書奏不省初帝好學自造皇義篇五十章因引諸生能爲文賦者本頗以經學相招後諸爲尺牘及工書鳥篆者皆加引召遂至

數十人侍中祭酒樂松賈護多引無行趣執之徒並待制鴻都門下熹陳方俗閭里小事帝甚悅之待以不次之位又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復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時頻有雷霆疾風傷樹拔木地震隕雹蝗蟲之害又鮮卑犯境役賦及民六年七月制書引咎誥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邕上封事曰臣伏讀聖旨雖周成遇風訊諸執事宣王遭旱密勿祇畏無以或加臣聞天降災異緣象而至辟歷數發殆刑誅繁多之所生也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夫昭事上帝則自懷多福宗廟致敬則鬼神以著國之大事實先祀典天子聖躬所當恭事臣自在宰府及備朱衣迎氣五郊而車駕稀出四時至敬屢委有司雖有解除猶爲疎廢故皇天不悅顯此諸異鴻範傳曰政悖德隱厥風發屋折木坤爲地道易稱安貞陰氣憤盛則當靜反動法爲下叛夫權不在上則電傷物政有苛暴則虎狼食人貪利傷民則蝗蟲損稼去六月二十八日太白與月相迫兵事惡之鮮卑犯塞所從來遠今之出師未見其利上違天文下逆人事誠當博覽衆議從其安者臣不勝憤懣謹條宜所施行七事表上又特詔問曰比災變互生未知厥咎

朝廷焦心載懷恐懼每訪羣公卿士庶聞忠言而各
存括囊莫肯盡心以邕經學深奧故密特稽問宜披
露失得指陳政要勿有依違自生疑諱具對經術以
早囊封上邕對曰臣伏惟陛下聖德允明深悼災咎
衷臣末學特垂訪及非臣螻蟻所能堪副斯誠輸寫
肝膽出命之秋豈可以顧患避害使陛下不聞至戒
哉臣伏思諸異皆亡國之怪也天於大漢殷勤不已
故屢出妖變以當譴責欲令人君感悟改危卽安今
災眚之發不於它所遠則門垣近在寺署其爲監戒
可謂至切蜺墮鷄化皆婦人干政之所致也前者乳
母趙嬈貴重天下生則賞藏侔於天府死則丘墓踰
於園陵兩子受封兄弟典郡續以永樂門史霍玉依
阻城社又爲姦邪今者道路紛紛復云有程大人者
察其風聲將爲國患宜高爲隄防明設禁令深惟趙
霍以爲至戒今聖意勤勤思明邪正而聞太尉張顥
爲玉所進光祿勳偉璋有名貪濁又長水校尉趙珙
屯騎校尉蓋升並叨時幸榮富優足宜念小人在位
之咎退思隱身避賢之福伏見廷尉郭禧純厚老成
光祿大夫橋玄聰達方直故太尉劉寵忠實守正並
宜爲謀主數見訪問夫宰相大臣君之四體委任責

成優劣已分不宜聽納小吏雕琢大臣也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詩云畏天之怒不敢戲豫天戒誠不可戲也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託之門違明王之典衆心不厭莫之敢言臣願陛下忍而絕之思惟萬機以答天望聖朝旣自約厲左右近臣亦宜從化人自抑損以塞舊戒則天道虧滿鬼神福謙矣臣以愚戇感激忘身敢觸忌諱手書具對夫君臣不密上有漏言之戒下有失身之禍願寢臣表無使盡忠之吏受怨姦讐章奏帝覽而歎息因起更衣曹節於後竊視之悉宣語左右事遂漏露其爲邕所裁黜者皆側目思報初邕與司徒劉郃素不相平叔父衛尉質又與將作大匠楊球有隙球卽中常侍程璜女夫也璜遂使人飛章言邕質數以私事請託於郃郃不聽邕含隱切志欲相中於是詔下尚書召邕結狀邕上書自陳遂下邕質於洛陽獄劾以讐怨奉公議害大臣大不敬棄市事奏中常侍呂強愍邕無罪請之帝亦更思其章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不得以赦令除楊球使客追路刺邕客感其義皆莫爲用球又賂其部主使加

毒害所賂者反以其情戒邕故每得免焉居五原安陽縣邕前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會遭事流離不及得成因上書自陳奏其所著十意分別首日連置章左帝嘉其才高會明年大赦乃宥邕還本郡邕自徙及歸凡九月焉將就還路五原太守王智餞之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爲報智者中常侍王甫弟也素貴驕慙於賓客詬邕曰徒敢輕我邕拂衣而去智銜之密告邕怨於囚放謗訕朝廷內寵惡之邕慮卒不免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往來依太山羊氏積十二年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爲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初邕在陳留也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者比往而主已酣焉客有彈琴於屏邕至門試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何也遂反將命者告主人曰蔡君向來至門而去邕素爲邦鄉所宗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莫不憮然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而未飛螳螂爲之一前一卻吾心聳然惟恐螳螂之失之也此豈爲殺心而形於聲者乎邕莞然而笑曰此足以當之矣中平六年靈帝崩董卓爲司空聞邕名高辟之

稱疾不就卓大怒詈曰我力能族人蔡邕遂偃蹇者不旋踵矣又切勅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遷巴郡太守復留爲侍中初平元年拜左中郎將從獻帝遷都長安封高陽鄉侯董卓賓客部曲議欲尊卓比太公稱尚父卓謀之於邕邕曰太公輔周受命翦商故特爲其號今明公威德誠爲巍巍然比之尚父愚意以爲未可宜須關東平定車駕還反舊京然後議之卓從其言初平二年六月地震卓以問邕邕對曰地震者陰盛侵陽臣下踰制之所致也前春郊天公奉引車駕乘金華青蓋

瓜畫兩輜遠近以爲非宜卓於是改乘阜蓋車卓重邕才學厚相遇待每集讌輒令邕鼓琴贊事邕亦每存匡益然卓多自佞用邕恨其言少從謂從弟谷曰董公性剛而遂非終難濟也吾欲東奔兖州若道遠難達且遯逃山東以待之何如谷曰君狀異恒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邕乃止及卓被誅邕在司徒王允坐殊不意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允勃然叱之曰董卓國之大賊幾傾漢室君爲王臣所宜同忿而懷其私遇以忘大節今天誅有罪而反相傷

痛豈不共爲逆哉卽收付廷尉治罪邕陳辭謝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太尉馬日磾馳往謂允曰伯喈曠世逸才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爲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無名誅之無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旣無益聖德復使吾黨蒙其訕議日磾退而告人曰王公其不長世乎善人國之紀也制作國之典也滅紀廢典其能久乎邕遂死獄中允悔欲止而不及時年六十一縉紳諸儒莫不流涕北海鄭玄聞而歎曰漢世之事誰與正之兖州陳留聞皆畫像而頌焉其撰集漢事未見錄以繼後史適作靈紀及十意又補諸列傳四十二篇因李傕之亂湮沒多不存所著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箴弔論議獨斷勸學釋誨叙樂女訓篆執視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

鄭玄

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八世祖崇哀帝時尚書僕射玄年十一二隨母還家正臘會同列十數人皆美服盛飾語言閑通玄獨漠然如不及母私督數之乃

曰此非我志不在所願也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

三統歷劉歆所撰凡九章算術周公作也凡有九篇方田一粟米二差分三少廣四均輸五方程六傍要七盈不足八鈎股九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

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

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

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

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

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

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說文曰盲隔也心下為膏喻左氏之疾不可為也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

歎曰康成人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

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以進權戚

不敢違意遂迫脅玄不得已而詣之進為設几杖禮

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

十弟子河内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

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屣履造

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管仲相桓公制

國為二十一鄉工商鄉六士鄉十五以居工商士也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

也吳越相攻越王勾踐乃中分其師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為中軍注云君子王所親近有

至行者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謂者

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園公夏黃公

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

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

丁公僅有一節猶或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

德而無駟牡之路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

門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趙王度之

相也會黃巾寇青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

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賊數萬人

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以書戒子

益恩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羣弟所容去厮役之吏

游學周秦之都往幽并交豫之域獲覲乎在位通人

處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藝

粗覽傳記時覩秘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

假田播殖以娛朝夕遇闕尹擅執坐黨禁錮十有四
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
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
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
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
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
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

禮七

十老而傳

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

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
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爾

煢煢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
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已
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耶可不深念
耶吾雖無紱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
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
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
日西方暮其可圖乎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
饑寒非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
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
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

斛秀眉明目容儀温偉紹客多豪傑並有才說見玄
 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
 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應劭亦
 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
 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
 闕劭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
 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
 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歲在
 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
 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逼玄隨
 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
 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絰赴會
 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荅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
 鄭志八篇凡玄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
 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
 禘祫義六藝論毛詩譜駁許慎五經異義荅臨孝存
 周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
 於經傳洽熟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玄唯有一子益
 恩孔融在北海舉孝廉及融為黃巾所圍益恩赴難
 隕身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似已名之曰小同

鄭興

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也少學公羊春秋晚善左氏傳遂積精深思通達其旨同學者皆師之天鳳中將門人從劉歆講正大義歆美興才使撰例章句訓詁及三校統歷時赤眉入關東道不通興西歸隗囂虛心禮請而興恥爲之屈稱疾不起囂矜已自飾常以爲西伯復作乃與諸將議自立爲王興聞而說囂曰春秋傳云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囂耳不聽五聲之和爲聾聞者諸將集會無乃不道忠信之言大將軍之聽無乃阿而不察乎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

聖三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卽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曰紂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今令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招速禍患無乃不可乎惟將軍察之囂竟不稱王後遂廣置職位以自尊高興復止囂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不可以假人者亦不可以假於人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囂病之而止及囂遣子恂入侍將行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

傳本全傳 卷之一
聽而徙與舍益其秩禮興入見囂曰前遭赤眉之亂
以將軍僚舊故敢歸身明德幸蒙覆載之恩復得全
其性命與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
之以禮奉以周旋弗敢失墜今爲父母未葬請乞骸
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爲餌無禮甚矣
將軍焉用之囂曰囂將不足留故耶興曰將軍據七
郡之地擁羗胡之衆以戴本朝德莫厚焉威莫重焉
居則爲專命之使入必爲鼎足之臣興從俗者也不
敢深居屏處因將軍求進不患不達因將軍求入何
患不親此興之計不逆將軍者也興業爲父母請不
可以已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曰幸甚
促爲辦裝遂令與妻子俱東時建武六年也侍御史
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
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有公孫僑觀
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在周燕翼宣
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分乃徵爲
太中大夫明年三月晦日食興因上疏曰春秋以天
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人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往
年以來譴咎連見意者執事頗有闕焉按春秋昭公
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傳曰日過分而未

至三辰有災於是百官降物君不舉避移時樂用鼓
祝用幣史用辭今孟夏純乾用事陰氣未作其災尤
重夫國無善政則譴見日月變咎之來不可不慎其
要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也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
者屈已之明因人之心也齊桓反政而相管仲晉文
歸國而任郤穀者是不私其私擇人處位也今公卿
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時定
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功臣功臣用則人位謬矣
願陛下上師唐虞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
濟羣臣讓善之功夫日月交會數應在朔而頃年日

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
象君亢急則臣下促迫故行疾也今年正月繁霜自
爾以來率多寒日此亦急咎之罰天於賢聖之君猶
慈父之於孝子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
此乃國之福也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
尅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博採廣謀納羣下之策書奏
多有所納帝嘗問典郊祀事曰吾欲以讖斷之何如
典對曰臣不爲讖帝怒曰卿之不爲讖非之耶典惶
恐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典數
言政事依經守義文章溫雅然以不善讖故不能任

九年使監征南積弩營於津鄉

征南將軍岑彭積弩將軍傅俊屯津鄉以

拒公孫述津鄉在今荆州也

會征南將軍岑彭為刺客所殺興領

其營遂與大司馬吳漢俱擊公孫述述死詔興留屯

成都頃之侍御史舉奏興奉使私買奴婢坐左轉蓮

勺令是時喪亂之餘郡縣荒殘興方欲築城郭修禮

教以化之會以事免興好古學尤明左氏周官長於

歷數自杜林桓譚衛宏之屬莫不斟酌焉世言左氏

者多祖興而賈逵自傳其父業故有鄭賈之學興去

蓮勺後遂不復仕客授閬鄉三公連辟不肯應卒于

家字衆

鄭衆

衆字仲師年十二從父受左氏春秋精力於學明三

統歷作春秋難記條例兼通易詩知名建武中皇太

子及山陽王荆因虎賁中郎將梁松以縑帛聘請衆

欲為通義引籍出入殿中衆謂松曰太子儲君無外

交之義漢有舊防蕃王不宜私通賓客遂辭不受松

復諷衆以長者意不可逆衆曰犯禁觸罪不如守正

而死太子及荆聞而奇之亦不強也及梁氏事敗賓

客多坐之唯衆不染永平初辟司空府以明經給事

中再遷越騎司馬復留給事中是時北匈奴遣使求

和親八年顯宗遣衆持節使匈奴衆至北庭虜欲令拜衆不爲屈單于大怒圍守閉之不與水火欲脅服衆衆拔刀自誓單于恐而止乃更發使隨衆還京師朝議欲復遣使報之衆上疏諫曰臣伏聞北單于所以要致漢使者欲以離南單于衆堅三十六國之心也又當揚漢和親誇示鄰敵令西域欲歸化者局促狐疑懷土之人絕望中國耳漢使旣到便偃蹇自信若復遣之虜必自謂得謀其羣臣駁議者不敢復言如是南庭動搖烏桓有離心矣南單于久居漢地具知形勢萬分離析旋爲邊害今幸有度遼之衆揚威北陲雖勿報答不敢爲患帝不從復遣衆衆因上言臣前奉使不爲匈奴拜單于恚恨故遣兵圍臣今復銜命必見陵折臣誠不忍持大漢節對羶裘獨拜如令匈奴遂能服臣將有損大漢之強帝不聽衆不得已旣行在路連上書固爭之詔切責衆追還繫廷尉會赦歸家其後帝見匈奴來者問衆與單于爭禮之狀皆言匈奴中傳衆意氣壯勇雖蘇武不過乃復召衆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敦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巳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遷左

馮翊政有名迹建初六年代鄧彪爲大司農是時肅宗議復鹽鐵官衆諫以爲不可詔數切責至被奏劾衆執之不移帝不從在位以清正稱其後受詔作春秋刪十九篇八年卒官子安世亦傳家業曾孫公業自有傳

盧植

植字子幹涿郡涿人也少與鄭玄俱事馬融能通古今學好研精而不守章句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融以是敬之學終辭歸闔門教授性剛毅有大節常懷濟世志不好辭賦

時皇后父大將軍竇武援立靈帝初秉機政朝議欲加封爵植雖布衣以武素有名譽乃獻書以規之曰植聞發有不恤緯之事漆室有倚楹之戚憂深思遠君子之情夫士立爭友義貴切磋書陳謀及庶人詩詠詢于芻蕘植誦先王之書久矣敢愛其謦言哉今足下之於漢朝猶旦奭之在周室建立聖主四海有繫論者以爲吾子之功於斯爲重天下聚目而視攢耳而聽謂準之前事將有景風之祚尋春秋之義王后無嗣擇立親長年均以德德均則決之下筮今同宗相後披圖案牒以次建之何勲之有豈橫叨天功

以爲已力乎宜辭大賞以全身名又比世祚不競仍外求嗣可謂危矣而四方未寧盜賊伺隙恒岳勃碣特多姦盜將有楚人脅比尹氏立朝之變宜依古禮置諸子之官徵王侯愛子宗室賢才外崇訓導之義內息貪利之心簡其良能隨用爵之疆幹弱枝之道也武並不能用州郡數命植皆不就作尚書章句三禮解詁時始立太學五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冗臣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紕謬敢率愚淺爲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

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合尚書章句考禮記失得庶裁定聖典刊正碑文古文科斗近於爲實而厭抑流俗降在小學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並敦悅之今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其與春秋共相表裏宜置博士爲立學官以助後來以廣聖意會南夷反叛以植嘗在九江有恩信拜爲廬江太守植深達政宜務存清靜弘大體而已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補續漢記帝以非急務轉爲侍中遷尚書光和元年有日食之異上

封事諫曰臣聞五行傳日晦而月見謂之朧王侯其舒此謂君政舒緩故日食晦也春秋傳曰天子避位移時言其相掩不過移時而聞者日食自已過午既食之後雲霧晻曖比年地震彗孛互見臣聞漢以火德化當寬明近色信讒忌之甚者如火畏水故也案今年之變皆陽失陰侵消禦災凶宜有其道謹畧陳八事一曰用良二曰原禁三曰禦癘四曰備寇五曰修禮六曰遵堯七曰御下八曰散利用良者宜使州郡覈舉賢良隨方委用責求選舉原禁者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禦癘者宋后家屬並以無辜委骸橫尸不得收葬疫癘之來皆由於此宜勅收拾以安遊魂

后以王甫程阿所構憂死父及兄弟並被誅靈帝後夢見桓帝怒曰

宋皇后何罪而絕其命已訴下天上帝震怒罪在難救也 備寇者侯王之家賦稅

減削愁窮思亂必致非常宜使給足以防未然修禮者應徵有道之人若鄭玄之徒陳明洪範禳服災咎遵堯者今郡守刺史二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御下者請謁希爵一宜禁塞遷舉之事責成王者散利者天子之體理無私積宜弘大務蠲畧細微帝不省中平元年黃巾賊起四府舉植拜北中郎將連戰破賊帥張角斬獲萬餘人角等

走保廣宗植築圍鑿塹造作雲梯垂當拔之帝遣小黃門左豐詣軍觀賊形執或勸植以賂送豐植不肯豐還言於帝曰廣宗賊易破耳盧中郎固壘息軍以待天誅帝怒遂檻車徵植減死罪一等及車騎將軍皇甫嵩討平黃巾盛稱植行師方畧嵩皆資用規謀濟成其功以其年復爲尚書帝崩大將軍何進謀誅中官乃召并州牧董卓以懼太后植知卓凶悍難制必生後患固止之進不從及卓至果陵虐朝廷乃大會百官于朝堂議欲廢立羣僚無敢言植獨抗議不同卓怒罷會將誅植植素善蔡邕邕前徙朔方植獨上書請之邕時見親於卓故往請植事又議郎彭柏諫卓曰盧尚書海內大儒人之望也今先害之天下震怖卓乃止但免植官而已植以老病求歸懼不免禍乃詭道從轅轅出卓果使人追之到懷不及遂隱於上谷不交人事冀州牧袁紹請爲軍師初平三年卒臨困敕其子儉葬於土穴不用棺槨附體单帛而已所著碑誄表記凡六篇建安中曹操北討柳城過涿郡告令守曰故北中郎將盧植名著海內學爲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昔武王入殿封商容之間鄭喪子產仲尼隕涕孤到此州嘉其餘風春秋之義

賢者之後宜有殊禮亟遣承椽除其墳墓存其子孫并致薄醴以彰厥德子毓知名

儒林全傳卷之十一

王肅

王肅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拜散騎常侍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于是遂罷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節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

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明帝不從乃追謚曰漢孝獻皇帝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徒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荅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王其術焉在肅曰昔關羽率荊州之衆降于禁于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

羽士衆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
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勢矣景王
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甘露元年
卒門生縑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初肅
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爲尚書詩論語
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
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篇時樂
安孫叔然受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爲秘書
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
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

著書十餘篇

王弼

弼字輔嗣幼而察惠年十歲好老氏通辯能言父業
爲尚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
見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聖人
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
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
不足尋亦爲傅嘏所知于時何晏爲吏部尚書甚竒
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
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充裴秀又

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是以前補臺郎初除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移時無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儁不治名高尋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沈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

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冲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賴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荅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仲父之於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

統注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齊好談病
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弼卒年二十四無子
絕嗣晉景王聞之嗟歎者累日其為高識所惜如此

儒林全傳卷之十一 終

儒林全傳卷之十二

南昌魏顯國汝忠父纂輯

金谿謝廷讚曰可父參閱

宛陵黃一騰仲昇父 校正

華容孫穀子嗇父

冢孫後學魏維藩編次

杜預

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也祖幾魏尚書僕射父恕幽
州刺史預博學多通明于興廢之道常言德不可以
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

以幽死故預久不得調文帝嗣立預尚帝妹高陸公主起家拜尚書郎襲祖爵豐樂亭侯在職四年轉叅府相軍事鍾會伐蜀以預爲鎮西長史及會反察佐並遇害唯預以智獲免增邑千一百三十戶與車騎將軍賈充等定律令旣成預爲之注解乃奏之曰法者蓋繩墨之斷例非窮理盡性之書也故文約而例直聽省而禁簡例直易見禁簡難犯易見則人知所避難犯則幾於刑厝刑之本在於簡直故必審名分古之刑書銘之鍾鼎鑄之金石所以遠塞異端使無濫巧也今所注皆網羅法意格之以名分使用之者

執名例以審趣 台伸繩墨之直去析薪之理也詔班于天下泰始中守河南尹預以京師王化之始自近及遠凡所施論務崇大體受詔爲黜陟之課司隸校尉石鑿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名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羗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石鑿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之宜并力大運湏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湏鑿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之軍興遣御史檻車徵諸廷尉以預尚主在人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

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會匈奴帥劉猛舉兵反自并州西及河東平陽詔預以散侯定計省闈俄拜度支尚書預乃奏立籍田建安邊論處軍國之要又作人排新器與常平倉定穀價較鹽運制課調內以利國外以救邊者五十餘條皆納焉石鑿自軍還論功不實爲預所糾遂相仇恨言論諠譁並坐免官以侯蕪本職數年復拜度支尚書元皇后梓官將遷於峻陽陵舊制旣塋帝及群臣卽吉尚書奏皇太子亦宜釋服預議皇太子宜復古典以諒闇終制從之預以時曆差舛不應畧度奏上二元乾度歷行

於世預又以孟津渡險有覆沒之患請建河橋于富平津議者以爲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預曰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及橋成帝從百僚臨會舉觴屬預曰非君此橋不立也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不得施其微巧周廟欹器至漢東京猶在御坐漢末喪亂不復存形制遂絕預創意造成奏上之帝甚嘉歎焉咸寧四年秋大霖雨蝗蟲起預上疏多陳農要事在食貨志預在內七年損益萬機不可勝數朝野稱羨號曰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時帝密有滅吳之計而朝議多違唯預羊祜張華與帝

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因以本官假節行平東將軍領征南軍司及祜卒拜鎮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給追鋒車第二駙馬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增封三百六十五戶預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預表陳至計云云旬月之中又上表吳都督孫歆震恐吳督將伍延僞請降預攻剋之既平上流於是沅湘以南至于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仗節稱詔而綏撫之又因兵威徙將士屯戍之家以實江北南郡故地各樹之長吏荆土肅然

吳人赴者如歸矣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進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進爵當陽縣侯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於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又脩邵信臣遺跡激用滌涓誅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

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
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爲險固荆蠻
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
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
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預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凡所
興造必考度始終鮮有敗事或譏其意碎者預曰禹
稷之功期於濟世所庶幾也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
而每在六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
無所隱誨人不倦敏於事而慎於言旣立功之後從
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攷
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備成一
家之學比老乃成又撰女記讚預常稱王濟有馬癖
和嶠有錢癖武帝聞之謂預曰卿有何癖對曰臣有
左傳癖卒年六十三帝甚嗟悼追贈征南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謚曰成子錫嗣

徐苗

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
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
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
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均

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元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遺慈愛聞於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管棺槨門生亡於家卽斂於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計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未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博露車載尸葦席瓦器而已

范宣

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邪答曰不足爲痛但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親沒負土成墳廬於墓側太尉郗鑒命爲主簿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於豫章太守殷羨見宣茅茨不完欲爲改宅宣固辭之庾爰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大儒宣曰漢興貴

經術至於石渠之論實以儒爲弊正始以來世尚老
莊逮晉之初競以裸程爲高僕誠大儒然立不與易
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與憂俱生不知此
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
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潔行
廉約韓康伯遺絹百疋不受減五十匹復不受如是
減半遂至一疋旣終不受韓後與范同載就車中裂
二丈與范云人寧可使婦無暉耶范美而受之宣雖
閑居屢空常以讀誦爲業譙國戴逵等皆聞風宗仰
自遠而至諷誦之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爲
豫章太守甯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
人由是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
四卒著禮易論難皆行於世

范甯

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相將辟之爲
桓溫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溫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
甯崇儒抑俗率皆如此溫薨之後始解褐爲餘杭令
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修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
暮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
甯者也在職六年遷臨淮太守封陽遂鄉侯墳之徵

拜中書侍郎在職多所獻替有益政道時更營新廟
博求辟雍明堂之制甯據經傳奏上皆有典證孝武
帝雅好文學甚被親愛朝廷疑議輒咨訪之甯指斥
朝士直言無諱王國寶甯之甥也以諂媚事會稽王
道子懼爲甯所不容乃相驅煽因被疎隔求補豫章
太守帝曰預章不宜太守何急以身試死邪甯不信
卜占固請行臨發上疏曰臣聞道尚虛簡政貴平靜
坦公亮於幽顯流子愛於百姓然後可以輕夷嶮而
不憂乘休否而常夷先王所以致太平如此而已今
四境晏如烽燧不舉而倉庾虛耗帑藏空匱古者使
人歲不過三日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休停至有殘刑
剪髮要求復除生兒不復舉養鰥寡不敢妻娶豈不
怨結人鬼感傷和氣臣恐社稷之憂積薪不足以爲
喻臣久欲粗啓新懷日復一日今當求離左右不欲
令心有餘恨請出臣啓事付外詳擇帝詔公卿牧守
普議得失甯又陳時政曰古者分土割境以益百姓
之心聖主作制籍無黃白之別昔中原喪亂流寓江
左庶有旋反之期故許其挾注本郡自爾漸久人安
其業丘壟墳相皆已成行雖無本邦之名而有安土
之實今宜正其封疆以土斷人戶明考課之科修閭

伍之法難者必曰人各有桑梓俗自有南北一朝屬
戶長爲人隸君子則有土風之慨小人則懷下役之
慮斯誠并兼者之所執而非通理者之篤論也古者
失地之君猶臣所寓之主列國之臣亦有違適之禮
隨會仕秦致稱春秋樂毅宦燕見褒良史且今普天
之人原其氏出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凡
荒郡之人星居東西遠者千餘近者數百而舉召役
調皆相資須期會差違輒致嚴坐人不堪命叛爲盜
賊是以山湖日積刑獄愈滋今荒小郡縣皆宜并合
不滿五千戶不得爲郡不滿千戶不得爲縣守宰之

任宜得清平之人頃者選舉惟以卹貧爲先雖制有
六年而富足便退又郡守長吏率置無常或兼臺職
或帶府君或府以統州州以監郡郡以蒞縣如令互
相領帖則是下官反爲上司賦調役使無復節限且
牽曳百姓營起解舍東流西遷人人易處文書簿籍
少有存者先之室宇皆爲私家後來新官復應修立
其爲弊也胡可勝言又方鎮去官比割精兵器仗以
爲送故米布之屬不可稱計監司相容初無彈糾其
中或有清白亦復不見甄異送兵多者至于千餘家
少者數十旣力入私門復資官廩布兵役旣竭枉服

良人牽引無端以相充補若是功勳之臣則已享列
土之祚豈應封外復置吏兵乎謂送故之格宜爲節
制以三年爲斷夫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并兼之士
亦多不贍非力不足以厚身非祿不足以富家是得
之有由而用之無節蒲酒未日馳騫卒年一晏之饌
費過十金麗服之美不可貲筭盛狗馬之飾營鄭衛
之音南畝廢而不墾講誦闕而無聞凡庸競馳傲誕
成俗謂宜驗其鄉黨考其業尚試其能否然後升進
如此匪惟家給人足賢人豈不繼踵而至哉宮制謫
兵不相襲代項者小事便以補役一愆之違辱及累

世親戚旁支罹其禍毒戶口減耗亦由於此皆宜料
遣以全國信禮十九爲長殤以其未成人也十五爲
中殤以其尚童幼也今以十六爲全丁則備成人之
之役矣以十三爲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矣豈可
傷天理違經典困苦萬姓乃至此乎今宜修禮文以
二十爲全丁十六至十九爲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
滋繁矣帝善之初甯之出非帝本意故所啓多合旨
甯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徃交州採石磬以供學用
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
出私祿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

儒林全傳 卷之十二
學臺功用稱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詔曰漢宣云
可與共治天下者良二千石也若范甯果如凝之所
表者豈可復宰郡乎以此詆罪子泰時爲天門太宰
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旣免
官家于丹陽猶勤學終年不輟年六十三卒于家初
甯以春秋穀梁氏未有善釋遂沉思積年爲之集解
其義精審爲世所重旣而徐邈爲之注世亦稱之子
泰元熙中爲護軍將軍泰子曄亦著後漢書

